勸學篇

口13
1071

門口邊13
號1971
卷

明治三十八 七 十三 日
高田家寄贈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翰林院奏侍講黃紹
箕呈進張之洞所著勸學篇據
呈代奏一摺原書內外各篇朕
詳加披覽持論平正通達于學

勸學篇

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
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省
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爲刊
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
言欽此

光緒戊戌三月

兩湖書院刊本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儆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闢兵方强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其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掊擊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癥新者歧多而羊

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瘉而恢詭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

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眾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

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冑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芽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

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强强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鑛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茲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抄

兩湖書院刊印

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鄰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瞶起魯國諸儒之癈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眾者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則知強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勸學篇上

同心第一

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強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於上則人才成

兩湖書院刊印

於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於下。則朝廷安於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贅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餘年。七十子後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聖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末造。名節經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傑。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王通講道河汾。門徒眾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辈。皆與交遊。（其書雖有夸飾其事不能盡誣房杜輩非必門人也）故貞觀多賢而民得蘇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經。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過漢唐。國脈既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重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吳廉諸儒。元虐以滅。明尚朱學。中葉以後。并行王學。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厲氣節爲事。三百年間。主昏於上。臣忠於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內大亂。次第削平。固由德澤深厚。

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於數千里之內二
賀熙齡 長齡 陶文毅 林文忠 諸公提倡講求於二十年以前陳慶
鏞 袁端敏 呂文節 王茂蔭 諸公正言讜論於廟堂之上有以
致之是故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
先正不遠之良軌也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
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
國保教保種合爲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
保國種何以存有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
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同
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鷙敢戰而同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
度憃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國弱教改希臘古教若存若滅
天主耶蘇之教行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爲之也我聖教行於
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
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爲政我朝
列聖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
天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
西之通義我
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興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
說聖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四子棄之若土苴儒冠儒
服無望於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剛巴度充大寫西人用華人爲記室

兩湖書院刊印

名大寫　椎魯者謹納身稅。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愈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澌滅。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崑崙。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

朝廷衛

社稷爲第一義。執政以啟沃

上心集思廣益爲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爲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爲事。將帥以明恥教戰爲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爲事。士林以通達時務爲事。

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冑。其有賴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爲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守王道。待後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之王。謀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爲保教計。或僅以合羣動衆爲保種計。而於國教種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謂也。

兩湖書院刊印

教忠第二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
聖清者也請言其實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後秦創丁口之錢漢行算緡之法隋責有司以增戶口唐括土戶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戶物力之制皆出於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歷行一條鞭法丁糧尙分爲二明季又有遼餉勦餉練餉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銀併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

兩湖書院刊印

之法。於是歷代苛徵。一朝豁除。賦出於田。田定於額。凡品官士吏。百工閒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銀行。苟非家有田產。運貨行商者。終身不納一錢於官。順治元年。卽將前明三饟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餘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餘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曰薄賦。仁政一也。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一縣。我朝康熙乾隆兩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於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輒數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寬民。仁政二也。歷代賑卹。見於史傳者。爲數有限。或發現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僅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百道。

本朝凡遇災荒。

仁恩立霈。動輒鉅萬。卽如光緒以來。賑卹之舉。歲不絕書。丁丑戊寅之間。晉豫陝直之災。賑款逾三千萬金。此外畿輔蘇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輒數百萬。或百餘萬。從古罕聞。以今日度支之匱乏。洋債之浩繁。而獨於賑卹之款。雖多不惜。甚至

減
東朝之上供發少府之私錢出自
慈恩以期博濟是日救災仁政三也前代國家大工大役皆
發民夫行齋居送官不給錢長城馳道汴河之工無論矣隋
造東都明造燕京調發天下民夫工匠海內騷動死亡枕藉
以及漢鑿子午梁築淮堰唐開廣運宋議回河民力爲之困
敝
本朝工役皆給雇值即如河工一端歲修常數百萬有決口
則千餘萬皆發庫帑沿河居民不惟無累且因以贍足焉是
曰惠工仁政四也前代官買民物名曰和買和糴或强給官
價或竟不給價見於唐宋史傳奏議文集最爲民害
本朝宮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蘇杭織造楚粵材木發
帑購辦商民吏胥皆有霑潤但聞商賈因承辦官工承買官
物而致富者矣未聞商賈因采辦上供之物而虧折者也子
產述鄭商之盟曰無强賈無匄奪於今見之是曰恤商仁政
五也任土作貢唐虞已然漢之龍眼荔支唐之禽鳥明之鰣
魚皆以至微之物而爲官民巨害其他貴重者可知
本朝此義雖存所貢並無珍異廣東貢石硯木香黃橙乾荔
之屬江南貢蹙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筍艾葛之屬他
省類推由官發錢不擾地方又如宋眞宗修玉清昭應宮所

需木石金錫丹青之物徵發徧九州搜羅窮山谷致雕蕩之山由此開通始爲人世所知史書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興花石綱破屋壞城等於劫奪民不聊生遂釀大亂今內府上用民不與知是曰減貢仁政六也前代遊幸最爲病民漢唐宋以來東封西祀四海騷然若明武宗北遊宣大南到金陵狂恣敗度尤乖君德至於秦隋更無論矣

本朝屢次南巡亦間有東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觀民爲主勘河工閱海塘查災問民瘼召試求人才所過郡縣必免錢糧其橋道供張除內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鹽商或豁免積虧或予以優獎至今舊聞私記但道其時市廛之豐盈民情之悅豫從無幾微煩擾愁苦之詞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發民兵漢選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勞關輔之師以討南詔田園荒蕪室家仳離死傷過半僅得生還唐之府兵明之屯衞書生稱爲良法然而本係農夫强以戰鬬征戍之苦愁怨慘悽司馬溫公嘗論之矣于忠肅嘗改之矣北宋簽官軍刺義勇練保甲當時朝野病之

本朝軍制不累農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綠營嘉慶以後參用鄉勇其人由應募而來得饟而喜從無簽派之事是曰恤軍仁政八也前代國有大事財用不足則科斂於民漢唐以來皆然今土司猶仍其俗卽如宋宣和將伐遼則

派天下出免夫錢六千二百萬緡見蔡絛鐵圍山叢談宣和中創經制錢紹興以後又有經總制錢月樁錢板帳錢折帛錢歲得數千萬緡並無獎敘明季用兵初加遼餉繼加勦餉又加練餉共加賦二千萬果如此法籌餉易耳

本朝每遇河工軍旅則別爲籌餉之策不以科派民間歷年開設捐輸獎以官爵并加廣其學額中額

朝廷不惜爲權宜之策而終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權仁政也自暴秦以後刑法濫酷兩漢及隋相去無幾宋稍和緩明復嚴苛

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於

大清律一書一無滅族之法二無肉刑三問刑衙門不准用非刑拷訊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實中稍有一綫可矜者刑部夾籤聲明請

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責實杖四十夏月有熱審減刑之令又減爲三十二六老幼從寬七孤子留養凡死罪繫獄不絕其嗣九軍流徒犯不過移徙遠方非如漢法令爲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門島額滿則投之大海十職官婦女收贖絕無漢輸織室唐沒掖庭明發教坊諸虐政凡死罪必經三法司會核秋審句決之期

天子素服大學士捧本審酌再三然後定罪遇有慶典則停

句減等一歲之中句決者天下不過二三百人較之漢文帝歲斷死刑四百更遠過之若罪不應死而擬死者謂之失入應死而擬輕者謂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撫兼管巡撫事之總督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調仍聲明請旨遇有疑獄則

詔旨駁查覆訊至于再三平反無數具見於歷朝

聖訓是曰愼刑仁政十也昔南北分據之朝中外阻絕之世其橫遭略賣沒蕃陷虜之民朝廷不復過問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誘販之豬仔美國被虐之華工特遣使臣與立專約保護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異取內府之金以贖魯人拔三郡之民以歸漢地耶是曰覆遠仁政十一也前代黷武之朝殘民以逞本朝武功無過康熙乾隆兩朝其時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薩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圖交犯而商市開越南來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茲外洋各國屢來搆釁苟可以情怨理遣即不惜屈已議和不過爲愛惜生民不忍捐之於凶鋒毒燄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亂而取朝鮮乘諒山之勝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厮役典州郡唐以樂工市儈爲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爲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偏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畯辟雍駕臨試卷親覽寒士儒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習爲常事唐則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專施於忠直之臣碧血橫飛天日晦闇尤爲千古未有之虐政

本朝待士有禮既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於外卽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卽日柴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歷代親貴佞幸驕暴橫行最爲民害漢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貴主禁軍五坊小兒監軍敕使元之僧徒貴族明之藩府礦使邊軍緹騎方士鄉官胥辱官吏殘虐小民流毒徧於天下

本朝一皆無之政令清肅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篤念勳臣優恤戰士其立功而襲封者無論矣凡戰陣捐軀者但有一命無不加贈官階給予世職自三品輕車都尉至七品恩騎尉卽至外委生監殉難者亦皆有之本職或

兩湖書院刊印

襲二十餘次或襲三四次完時均予恩騎尉世襲罔替
皇祚億萬其食祿卽與爲無窮咸豐至今京師順天府及各省奏請忠義卹典已至數百案又職官雖非戰功而沒於王事或積勞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難蔭自漢迄明其待忠義死事之臣有如是之優渥者乎是曰勸忠仁政十五也此舉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殫書
列聖繼繼繩繩家法心法相承無改二百五十餘年薄海臣民日游於高天厚地之中長養涵濡以有今日試考中史二千年之內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有如此之寬仁忠厚者乎中國雖不富強然天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皆得俯仰寬然有以自樂其生西國國勢雖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鬱遏未伸待機而發以故弒君刺相之事歲不絕書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國者矣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固當各抒忠愛人人與國爲體凡一切邪說暴行足以啟犯上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大順所在天必祐之世豈有無良之民如小雅所議者哉

明綱第三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說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論語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說也。朱子集注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癈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

兩湖書院刊印

權而國君總統亦有散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不以議院爲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議君主民主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見旅華西人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是西國固有君臣之倫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爲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爲緣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內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雖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爲敬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也家富子壯則出分乃秦法西人於其子必教以一藝年長藝成則使之自謀生計別居異財臨終分析財產男子女子皆同兼及親友非不分其子

也戒淫爲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際其防檢雖視中國爲疏然淫佚之人國人賤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在七等以內者皆不爲婚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親無爲婚者惟男衣氈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爲主此小異於中國禮記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左傳昭二十七年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是古有夫人與燕饗之禮因有流弊廢之女自擇配亦須請命父母且訂約而非苟合男不納妾此大異於中國然謂之男女無別則誣且西人愛敬其妻雖有過當而於其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是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聖人爲人倫之至是以因情制禮品節詳明西人禮制雖略而禮意未嘗盡廢誠

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貴洋賤華之徒於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憒然不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秕政敝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甚至中士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爲節目（禮拜日亦名星期幾）器局所以禮拜日停工者以局內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聞海濱洋界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後快憧心駭耳無過於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眾惡而共棄之也

知類第四

種類之說所從來遠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教無類之說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爲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爲白種亞細亞洲人爲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爲棲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爲黑種美洲土人爲紅種（歐洲種類又自有別俄爲斯拉物種英德奧荷爲日耳曼種法意日比爲羅馬種美洲才智者由英遷往與英同爲白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西起崑崙東至於海南至於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內外蒙古南及

浩海之越南暹羅緬甸東中北三印度東及環海之朝鮮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脈與朝鮮連僅隔一海峽）其地同爲亞洲其人同爲黃種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分隋以前佛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於中國人統謂之曰蒙古（以歐洲與中國通始於元太祖故）俄國語言呼中國人曰契丹是爲亞洲同種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適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遂古以來稱爲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敝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文成虛積虛成弱歐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鬬力競巧各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強獨我中國士夫庶民憯然罔覺五十年來屢鑒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見勢絀而外侮亟矣方今海內之士感槩發憤竭智盡忠求紓國難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則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於其心意謂此非髮捻之比中華雖淪富貴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爲貪黷以待合西夥爲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說甚至詆中國爲不足有爲譏聖教爲無用分同室爲畛域引彼法爲同調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若此者仁者謂之悖亂智者謂之大愚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爲兵爲弁不得爲武員不得入學堂也越南屬於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

兩湖書院刊印

於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議院也。美國開闢之初。則賴華工。今富盛之後。則禁華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員某。吞蝕公款數十萬金。存於德國銀行。其人死後。銀行遂注銷其帳。惟薄給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惡癈鄉。故王猛死不伐晉。鍾儀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恥爲人役之人。君子知樂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韓非之覆韓。必殺其身矣。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杜注。右師樂大心。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定公九年傳。逐桐門右師。（注。終叔孫昭子之言。）左傳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癈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通鑑卷六。秦王下吏治韓非。非自殺。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宗經第五

衰周之季道術分裂諸子蠭起判爲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勝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顯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補經義乾嘉諸儒以諸子證經文音訓之異同尙未盡諸子之用應世變然皆有釣名傲利之心故詭僻橫恣不合於大道者亦多矣卽如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墨子貴兼料子貴別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不過如扁鵲適周則爲老人醫適秦則爲小兒醫聊以適時自售耳豈其情哉自漢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藝之科爲斷今欲通知學術流別增益才智鍼起瘖聾跛躄之陋儒未嘗不可兼讀諸子然當以經義權衡而節取之劉向論晏子春秋曰文章可

觀義理可法合於六經之義斯可爲讀諸子之準繩矣漢書藝文志曰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意與此同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要歸於中正故九流之精皆聖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之所黜也諸子之駁雜固不待言茲舉其最爲害政害事而施於今日必有實禍者如老子尚無事則以禮爲亂首主守雌則以强爲死徒任自然則以有忠臣爲亂國莊子齊堯桀黜聰明謂凡之亡不足以爲亡楚之存不足以爲存此不得以寓言爲解列子揚朱篇惟縱嗜欲不顧毀譽管子謂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其書羼雜僞託最多故兼有道法名農陰陽縱橫之說墨子除兼愛已見斥於孟子外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爲狂悖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不可讀無裨致用荀子雖名爲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後王殺詩書讀隆殺之殺一傳之後即爲世道經籍之禍申不害專用術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韓非子及他書所引韓非用申之術兼商之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德商鞅暴橫盡瘢孝弟仁義無足論矣此外若呂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見劉向謂其中誠孔子者爲辯士僞託戰國策考見世變勢不能瘉晁公武以戰國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孫吳尉繚兵家專門尚不害道孫子惟用間篇末有謬語尉繚惟兵令篇末有謬語尹文愼到鶡冠尸佼可采無多至於公孫

龍巧言無實。鬼谷陰賊可鄙。皆不足觀。又如關尹子多勦佛書。并有後世道書語。文子全襲淮南。皆出作僞。西漢儒家諸子。如賈長沙董江都劉子政。皆爲儒家鉅子。說苑新序。最爲純正。新書已多殘缺。春秋繁露。精義頗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後師之說。幾陷大愚之誅。宜分別觀之。法言。文藻而已。孔叢家語。甚多精言。兼存孔門行事。雖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爲王肅諸人僞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資考古。間有精理。大抵諸家紕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或節取一義。苟非險鮮。有事事則傚。實見施行者。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後世君臣苟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癈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輾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爲最鉅。功在西漢之初。而病發於二千年之後。是養成頑鈍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氏之學爲之也。大巧若拙一語。最害事。此謂世俗趨避鑽刺之巧則可矣。若步天測地。工作軍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豈有巧拙相類之事哉。數十年來。華人不能擴充智慧者。皆爲此說所誤。故學老者病痿痹。學餘子者病發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若不折衷於聖經。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墜入於泥。亦必死矣。不獨諸子然也。羣經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或出後師誤解。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爲尤甚。新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爲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

南湖書院刊印

大毒可以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竊惟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孟子折衷之。論孟文約意顯。又羣經之權衡矣。（伊川程子曰。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道光以來。學人喜以緯書佛書講經學。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所及料者。故爲此說以規之。

正權第六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淩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爲民權之議。以求合羣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即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闇者百。游談囈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貲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貲。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饟。必皆推

兩湖書院刊印

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將以立公司開工廠歟有貲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夥造機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爲之懲罰則公司貲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爲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鬨鬬誰爲禁之此無益者二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富捐貲創書院立義學設善堂例予旌獎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權若盡癈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無餼廩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將以練兵禦外國歟既無機廠以製利械又無船澳以造戰艦即欲購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能一戰況兵必需饟無國法豈能抽釐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由

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鎭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爲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可諉之民權不願此大誤也若我自云國家去令不能制服彼將自以兵力脅之自改爲民主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爲民主之國我

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幷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美國人來華者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獎。下挾私。上偏徇。深以爲患。華人之稱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談耳。）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爲怪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爲耳。譯者竟釋爲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鬨之市。必有平準。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强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於眾有益。譯爲公論。黨可也。譯爲自由非也。若强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

兩湖書院刊印

理。昔盜跖才武擁眾。而不能據一邑。田疇德望服人。而不能拒烏桓。祖逖智勇善戰。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於晉。而遂足以禦石勒。宋棄汴京而南渡。中原數千里之遺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兩河結寨。陝州嬰城。莫能自保。宋用韓岳爲大將。而成破金之功。八字軍。亦太行民寨義勇也。先以不能戰爲人欺。劉錡用之。而有順昌之捷。趙宗印起義兵於關中。連戰破敵。王師敗於富平。其眾遂散。迨宋用吳玠吳璘爲將。而後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國。勢固然也。曾文正名爲起家辦團練矣。其實自與髮匪接戰以來。皆是募勇營。造師船。濟以

國家之饟需。勵以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厲三軍。感發海內。故能成戡定之功。豈團練哉。豈民權哉。

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僭。公議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即或諮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方今 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 朝廷所樂聞

者。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羣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何必襲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强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强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肯變法自强。以爲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繙四書五經。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爲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簿書文法。以吏爲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爲老成。以偷惰爲息民。以不除弊爲養元氣。此老氏之學。歷代末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

兩湖書院創印

之政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聖。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養生者。先有穀氣。而後可飫庶羞。療病者。先審藏府。而後可施藥石。西學必先由中學。亦猶是矣。（華文不深者不能譯西書。外國各學堂。每日必誦耶蘇經。示宗教也。小學堂先習蠟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國地圖。再覽全球圖。示有序也。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贊揚本國之强盛。示愛國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約第八

儒術危矣。以言乎遍。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鑒於戰國。昔戰國之際。儒術幾爲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爲九流之一耳。焉得爲聖。焉得爲賢。老詬儒曰。絕學無憂。又以孔子說十二經爲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尚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夫先

兩湖書院刊印

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說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識即以經而論古言古義隱奧難明譌舛莫定後師羣儒之說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滄海橫流外侮洊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爲人所賤聖教儒書寖微寖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爲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悅學離經畔道者尤不悅中學因倡爲中學繁難無用之說設淫辭而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眾殆欲立廢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開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於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文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

兩湖書院刊印

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閒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騖功名之士願爲專門之學者此五年以後博觀深造任自爲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爲專門者是爲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著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爲之不必人人爲之也學堂之書但貴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爲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學大略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蘖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不亡乎

一經學通大義　切於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義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義陰陽消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明王道誅亂賊禮之大義親親尊尊賢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餘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三義並舉蓋官爲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交受其害此爲周禮一經專有之義故漢名周官經唐名周官禮）此總括全經之大義也如十翼之說易論孟左傳之說書大小序之說詩孟子之說春秋戴記之說儀禮皆所謂大義也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毛詩

兩湖書院刊印

以訓詁音韻爲一要事熟於詩之音訓則諸經之音訓皆可隅反一要指謂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經少則數十事多則百餘事一圖表諸經圖表皆以國朝人爲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一解紛謂先儒異義各有依據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國朝人說而後出者較長一闕疑謂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別謂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其最著而今日有書者以上七事分類求之批郤導窾事半功倍大率羣經以國朝經師之說爲主易則程傳與古說兼取並不相妨論孟學庸以朱注爲主參以國朝經師之說易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說及王弼注書止讀孫星衍

尚書今古文注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矜慎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鍾文烝穀梁補注儀禮止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已刊未畢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說義疏皆學者所當讀故不備舉論孟除朱注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古說惟義理仍以朱注爲主孝經即讀通行注本不必考辨爾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經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說文止讀王筠說文句讀兼采段嚴桂鈕諸家明白詳慎段注說文太繁而奧侯專門者治之

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爲少。全讀全解。亦須五年。宜就此數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鉤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鉤乙標識。（但看其定論。其引徵辨駁之說。不必措意。）若照前說七端節錄纂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說。不參臆說。一語小經不過一卷。大經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爲學堂說經義之書。不必章釋句解。亦不必錄本經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全文已讀。文義大端已解矣。）師以是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治經。淺而不謬。簡而不陋。即或癈於半途。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義千餘條。以開其性識。養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經生箸述之門面。方肯爲之。

然已非邨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二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鑑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略之。事實求之通鑑。通鑑之學。資治通鑑。續通鑑。明通鑑。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後漢輿服。宋符瑞。禮樂。歷代天文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癈名存實亡。暫置屢改寄祿虛封。閒曹雜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節。但一事中最

要之原委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有應略而不略者通志二十略知其義例可也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鳴盛可節取錢氏大昕考異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緩史評約之以讀 御批通鑑輯覽若司馬公通鑑論議最純正而專重守經王夫之通鑑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好翻案惟 御批最爲得中而切於經世之用此說非因尊王而然好學而更事者讀之自見凡此皆爲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別出新理而不悖經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說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索幽渺辨析朱陸掊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門語錄質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愿者惝怳而無得理學不絕如綫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黃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戶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補輯選錄較寬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瞭然易見兩書甚繁當以提要鉤元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錄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眞面宜更采錄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一爲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

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也當於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敘事述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爲鉤章棘句之文勿爲浮誕鬼瑣之詩則不至勞精損志矣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

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政治以本朝爲要百年以內政事五十年以內奏議尤爲切用

一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今日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爲主古圖水道先考大川一物產一都會一運道水道不盡能行舟一道路一險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爲主古圖備考此爲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狹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煖險易貧富強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致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即習何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涘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

尙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
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經世之具也（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求精有妨中學故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　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繙譯也
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二程遺書近思錄引）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語類卷七）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書）又曰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答張敬夫書）又曰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文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答呂伯恭書此外言訓詁要者尙多）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審考據說文者甚多潛夫論聖爲天口賢爲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說文者終身鑽研汩沒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大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韻之隔閡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

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今制爲詳。草蟲須憑目驗。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說解間有難明。義例有限斷矣。得明師說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癈時破道之患哉。若癈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爲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說。後起趣時之才士。必皆薄聖道爲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幷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錄。東塾讀書記。

御批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書。於中學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煙之爲害。乃今日之洪水猛獸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過九載。猛獸之害。不出殷都。洋煙之害。流毒百餘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數十萬萬人。以後浸淫。尙未有艾。癈人才。弱兵氣。耗財力。近年進口洋貨價八千餘萬。出口土貨可抵五千餘萬。洋藥價三千餘萬。則漏卮也。於通商而貧於吸洋煙也。是中國不貧遂成爲今日之中國矣。而癈害文武人才。其害較耗財而又甚焉。志氣不強。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見聞不廣。遊歷不遠。用度不節。子息不蕃。更數十年。必至中國胥化而爲四裔之魑魅而後已。昔者國家嘗嚴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禍中國。誰能除之。然而

吾意以爲不然。論語曰。齊之以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顧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學得而化之。何也。中國吸煙之始。由於嬾惰。嬾惰由於無事。無事由於無所知。無所知由於無見聞。士之學取辦於講章墨卷。官之學取辦於例案。兵之學取辦於鈍器老陣。如是已足。近日宋學漢學詞章百家之學。亦皆索之故紙。發爲空言。不必徵諸實事。考諸萬物。農無厚利。地無異產。工無新器。商無遠志。行旅無捷塗。大率皆可以不勤動不深思。不廣交。不遠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緩。緩生暇。暇生癈。於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學之故也。若學會廣輿。文武道藝。城鄉貴賤。無有不學。弱者學之於閱報。強者學之於遊歷。其君子胸羅五洲。其小人思窮百藝。方且欲上測行星。下窮地隔。旁探南北極。豈尚有俾晝作夜。終老於一燈一榻者。導之且不爲。況禁之哉。故曰興學者。戒煙之藥也。近日海內志士。傷時念亂。怵然有人類滅絕之憂。上海揚州。均有戒煙會。其說大抵各自治其所屬之人。如吸煙者。主不以爲僕。師不以爲士。將不以爲兵。田主不以爲傭。商賈不以爲夥。匠師不以爲工。凡以治愚賤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貴智能之人。則將吏師長田主工師不乏吸煙者。彼特有逃墨歸楊之藪。猶不戒也。且官師皆無常職。彼視其官師如傳舍。亦不戒也。吾謂惟在以

兩湖書院刊印

學治智能少壯之人。愚賤者視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聽之。十年之後。此智能少壯之士。大率皆富貴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屬之人。三十年而絕矣。今各省多創立學會。謂宜卽以戒煙會附之而行。無論何學會。皆列此一條。四十歲以上。戒否聽其便。四十歲以下者。不戒煙不得入會。家訓訓此。鄉約約此。學規規此。剝窮則反。此其時乎。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萬國鄙惡不食之酖毒。獨我中華。乃舉世寢饋湛溺於其中。以自求貧弱死亡。古今怪變。無過於此。使孔孟復生。以明恥教天下。其必自戒煙始矣。

益智第一

自強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孔子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未有不明而能強者也。人力不能禦大水墮高山。然而能阻之開之者。智也。豈智也。人力不能敵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豈西人智而華人愚哉。歐洲之爲國也多。羣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强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燄然大變。三十年內。進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

友不勞而多益中華春秋戰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後儻然獨處於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陬澀蠻夷沙漠蕃部其治術學術無有勝於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飭守其舊學不踰範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於是相形而見絀矣假使西國強盛開通適當我

聖祖

高宗之朝其時

朝廷恢豁大度不欺遠人遠識雄略不囿迂論而人才眾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問遠遊就學不惟采其法師其長且可引爲外懾藉以儆我中國之泄沓戢我中國之盈侈則庶政百能未必不駕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時西國國勢愈強中國人才愈陋雖被鉅創罕有儆悟又有髮匪之亂益不暇及林文忠嘗譯四洲志萬國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終曾文正嘗遣學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壽文文忠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一儆於臺灣生番再儆於琉球三儆於伊犁四儆於朝鮮五儆於越南緬甸六儆於日本禍機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驕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謂之何哉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

兩湖書院刊印

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具糞料農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新貨察人國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富強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華人於此數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殫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憂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損權得粗遺精將冥冥之中舉中國之民已盡爲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胺之不已則其究必歸於吞噬而後快是故智以救亡學以益智士以導農工商兵士不智農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學不講工藝之學不得而行也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印度屬於英　浩罕哈薩克屬於俄阿非利加分屬於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國先屬於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屬於西班牙以不盡愚而復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虛憍妄之門也傲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爲牛馬士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來外强中弱之形大著海濱人士稍稍閱萬國公報讀滬局譯書接西國教士漸有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則歸咎於中國歷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李斯韓非之學暴秦之政也於歷代何與焉漢求遺書尊六經設博士舉賢良求茂

才異等絕國使才非愚民也唐設科目多至五十餘宋廣立學校并設武學明洪武三年開科經義以外兼考書算騎射律明太祖實錄日知錄引非愚民也自隋以詞章取士沿襲至今此不過爲薦舉公私無憑詞章考校有據耳謂立法未善則可謂之愚民則誣至我朝

列聖殷殷以覺世牖民爲念刊布數理精蘊歷象考成儀象考成教天算西學也遣使測經緯度繪天下地圖教地輿西學也刊布授時通考教農學也纂七經義疏刊布十三經二十四史九通開四庫館修書分藏大江南北縱人入讀教經史百家之學也同治軍務敉平以後內外開同文方言館教譯也設製造局教械也設船政衙門教船也屢遣學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學公法鑛學水師陸師礮臺鐵路也總署編刊公法格致化學諸書滬局譯刊西書七十餘種教各種西學也且同文館三年有優保出洋隨員三年有優保學堂學生有保獎遊歷有厚資　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無如陋儒俗吏動以新學爲詬病相戒不學故譯書不廣學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學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學者負　朝廷耳且即以舊制三場之法言之雖不能兼西學固足以通中學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竊非盡法之弊也果能經義策問事事

博通其於經濟大端。百家學術。必能貫徹。任以政事。必能有爲。且必能通達事變。決不至於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檢有書而不讀。家有師而不親。過庭入塾。惟務欺飾。及至頹癈貧困。乃怨懟其父母。豈不悖哉。大率近日風氣。其贊羨西學者。自視中國朝政民風。無一是處。殆不足比於人數。自視其高。曾祖父。亦無不可鄙賤者。甚且歸咎於數千年以前。歷代帝王無一善政。歷代將相師儒無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國有何學。西國有何政也。

遊學第二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遊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遊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徧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遊秦。歸國而強。春秋戰國最尚遊學。賢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遊學聞。其餘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後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於長安。昭烈周旋於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煥爲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

伊籐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爲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爲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强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爲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不變今日遂爲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爲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衅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卽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

暹羅遂以不亡上爲俄中爲日本下爲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謂昔嘗遣幼童赴美學習矣何以無效曰失之幼也又嘗遣學生赴英法德學水陸師各藝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監督不措意又無出身明文也又嘗派京員遊歷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選也雖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備時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蹏篝車之望此

兩湖書院刊印

乃禍人家國之邪說。勿聽可也。嘗考孟子所論聖賢帝王將相。歷險難成功業。其要歸不過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於憂患而已。夫受侮而不恥。蹙國而不懼。是不動心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以效法人爲恥。是不忍也。習常蹈故。一唱百和。憚於改作。官無一知。士無一長。工無一技。外不遠遊。內不立學。是不增益所不能也。無心無性無能。是將死於憂患矣。何生之足云。

設學第三

今年特科之詔下。士氣勃然。濯磨興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當之無愧。上副

聖心者。蓋不多覯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籌辦學堂。爲日未久。經費未集。興辦者無多。夫學堂未設。養之無素。而求之於倉卒。猶不樹林木而望隆棟。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遊學外洋之舉。所費既鉅。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

有學。京師省會爲大學堂。道府爲中學堂。州縣爲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學。尤善。小學堂習四書。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略。算數繪圖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而益以習五經。習通鑑。習政治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大學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爲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內。是書院卽學堂也。安用駢枝爲。或曰。府縣書院。經費甚薄。屋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爲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爲之。然數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爲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又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爲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所值。奏明

朝廷旌奬。僧道不願奬者。移奬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萬學

兩湖書院刊印

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爲基。然後勸紳富捐貲以增廣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會昌五年。皆嘗癈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癈其法。或爲抑釋以伸老。私也。今爲本縣育才。又有旌奬。公也。若各省薦紳先生。以興起其鄉學堂爲急者。當體察本縣寺觀情形。聯名上請於朝。

詔旨宜無不允也。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癈。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鑛醫。聲光化電。西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之醫。最於兵事有益。習武備者必宜講求。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學算須心力銳者。學圖須目力好者。學格致化學製造須質性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操須氣體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難於虛受。不惟見功遲緩。且恐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時文。新學既可以應科目。且與時

文無異矣。況既習經書。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學。亦必於時文有益。諸生自可於家習之。何勞學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奪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類一百九卷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金於堂。以爲火食束脩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院積習。誤以爲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爲膏火獎賞而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錙銖。忿爭攻訐。頹癈無志。紊亂學規。剽襲盲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酌改舊規。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國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多者。酌予獎賞。數年之後。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矣。一曰。師不苛求。初設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學堂矣。兩年之後。省會學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數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後。新書大出。師範愈多。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若書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舊俗。凡舉業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葉戲。動輒有會。何獨於關繫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養。尚可聽講通經。豈必橫舍千間。載書兼兩。而後爲學哉。始則二三。漸至什伯。精

誠所感。必有應之於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悅學而亡。越句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學制第四

外洋各國學校之制。有專門之學。有公共之學。專門之學。極深研幾。發古人所未發。能今人所不能。畢生莫殫。子孫莫究。此無限制者也。公共之學。所讀有定書。所習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學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學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獨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資性敏者同爲一班。資性鈍者同爲一班。有閒斷遲誤者附其後班。生徒有同功。師長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無事無圖。無堂無算。師無不講之書。徒無不解之義。師以已習之書爲教。則師不勞。徒以能解之事爲學。則徒不苦。問其入何學堂。而知其所習

兩湖書院刊印

何門也。問其在學堂幾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將吏。四民百藝。其學無不皆同。小學堂之書較淺。事較少。如天文地質繪圖算學格致方言體操之類。具體而微。中學堂書較深。事較多。如小學堂地圖則極略。僅具疆域山水大勢。又進則有府縣詳細山水。又進則有鐵路電綫鑛山教堂餘此書仿方言。則兼各國算學則講代數對數。於是化學醫術政治。以次而及。餘事仿此。大學堂又有加焉。小學中學大學。又各分爲兩三等。期滿以後。考其等第。給予執照。國家欲用人才。則取之於學堂。驗其學堂之憑據。則知其任何官職而授之。是以官無不習之事。士無無用之學。其學堂所讀之書。則由師儒纂之。學部定之。須於國中數年之後。或應增減訂正。則隨時修改之。其學堂之費。率皆出地方紳富之捐集而國家略發官款以補助之。入學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須納金若干。以爲飲食束修之費。貧家少納。富家多納。其官紳所籌學堂之費。專爲建堂延師購書制器之用。不爲學生膏獎。亦有義學。以教極貧子弟。學生出貲甚微。然義學甚少。所教極淺。來學者既已出費。則必欲有所得而後歸。學成之後。仕宦工商。各有生計。自無凍餒。此以教爲養之法也。是以一國之內。嘗有小學數萬區。中學數千。大學百數。由費不仰給於官。亦不盡仰給於紳。故也。其善有三。出貲來學。則不惰。志不在利。則無爭。官不多費。則學廣。蘇子瞻沮新法學校之說曰。必將發民力以治宮室。

斂民財以養遊士。如西法所爲。可無多費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學校之誤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如西法所爲。可無變爲學究之患矣。凡東西洋各國。立學之法。用人之法。小異而大同。吾將以爲學式。

廣譯第五

十年以來。各省學堂。嘗延西人爲教習矣。然有二弊。師生言語不通。恃繙譯爲樞紐。譯者學多淺陋。或僅習其語而不能通其學。傳達失眞。豪釐千里。其不解者。則以意刪減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卽使譯者善矣。而洋教習所授。每日不過兩三時。所教不過一兩事。西人積習。往往故作遲緩。不盡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減法而教一年者矣。卽使師不憚勞。而一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西師之費。已爲鉅款。以故學堂雖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謂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學不能精。後一弊學不能多。至機器製造局廠。用西

人爲工師。華匠不通洋文。僅憑一二繙譯者。其弊亦同。嘗考三代卽講譯學。周書有舌人。周禮有象胥誦訓。揚雄錄別國方言。朱酺譯西南夷樂歌。于謹兼通數國言語。隋志有國語雜文。鮮卑號令。婆羅門書。扶南胡書。外國書。近人若邵陽魏源。於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報。爲海國圖志。是爲中國知西政之始。南海馮焌光。於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時。創設方言館。譯西書數十種。是爲中國知西學之始。跡其先幾遠矚。洵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若能明習中學。而兼通西文。則有洋教習者師生對語。不惟無誤。且易啟發。無洋教習者以書爲師。隨性所近。博學無方。況中外照會。條約合同。華洋文義。不盡符合。動爲所欺。貽害無底。吾見西人善華語華文者甚多。而華人通西語西文者甚少。是以雖面談久處而不能得其情。其於交涉之際。失機誤事者多矣。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惟是繙譯之學有深淺。其僅能市井應酬語。略識帳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淺顯公牘書信。能識名物者。爲下等。能譯專門學問之書。（如所習天文鑛學則只能譯天文鑛學書。非所習者不能譯也。）爲中等。能譯各門學問之書。及重要公牘。律法深意者。爲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後。譯材衆多。而後用

之且譯學雖深而其志趣才識固未可知又未列於仕宦是仍無與於救時之急務也是惟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凡在位之達官腹省之寒士深於中學之耆儒略通華文之工商無論老壯皆得取而讀之采而行之矣譯書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設譯書局一出使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廣譯西書出售銷流必廣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爲貧士治生之計而隱有開物成務之功其利益與石印場屋書等其功德比刻善書則過之惟字須略大若石印書之密行細字則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讀即不能多銷也今日急欲開發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煩暇少豈能挑燈細讀譯洋報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聾瞽吾請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謂之聾瞽夫不通西語不識西文不譯西書人勝我而不信人謀我而不聞人規我而不納人吞我而不知人殘我而不見非聾瞽而何哉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爲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爲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

閱報第六

李翰稱通典之善曰。不出戶。知天下。罕更事。知世變。未從政。達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諱。斯言也。殆爲今日中西各報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語曰。寡交遊。得切磋。外國報館林立。一國多至萬餘家。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達民情。凡國政之得失。各國之交涉。工藝商務之盛衰。軍械戰船之多少。學術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國之內。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語。中國自林文忠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洋情。以後更無有繼之者。上海報館。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載多市井猥屑之事。於洋報采摭甚略。亦無要語。上海道月有

譯出西國近事。呈於總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兩月以前之事。觸時忌者輒削之不書。故有與無等。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可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妄之酖毒。破拘籠之瞽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變日多。軍國大計。執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國洋報。早已播諸五洲。不惟中國之政事也。并東西洋各國之愛惡攻取。深謀詭計。一一宣之簡牘。互相攻發。互相駁辨。無從深匿。俾我得以兼聽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謂報之益於人國者。博聞次也。知病上也。昔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大抵一國之利害安危。本國之人。蔽於習俗。必不能盡知之。即知之亦不敢盡言之。惟出之鄰國。又出之至強之國。故昌言而無忌。我國君臣上下。果能覽之而動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國之福哉。近人閱洋報者。見其詆訾中國。不留餘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議分裂。議爭先。類無不拂然怒者。吾謂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闕者。諸葛之所求。諱疾滅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諍友。今雖云國有諍鄰。不亦可乎。

變法第七

變法者。朝廷之事也。何爲而與士民言。曰。不然。法之變與不變。操於國家之權。而實成於士民之心志議論。試觀曾文正爲侍郎時。嘗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詩賦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後。若力持此議。當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館閣之人材。然而無聞焉。何也。大亂既平。恐爲時賢所詬病也。文文忠嘗開同文館。刊公法格致各書矣。以次推行。宜可得無數使絕國識時務之才。然而曲謹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館。不考總署章京。京朝官講新學者。闃然無聞。何也。劫於迂陋羣儒之謬說也。夫以勛臣元老。名德重權。尚不免爲習非勝是之談

所撓而不覩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閩創設船政。在甘創設機器織呢羽局。沈文肅成船政。設學堂。與北洋合議設招商局。丁文誠在山東四川。皆設製造洋槍槍彈局。此皆當世所謂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經營者皆是此等事。其時皆在同治中年。光緒初年。國家閒暇之時。惜時論多加吹求。繼者又復無識。或癈閣。或減削。無能恢張之者。其效遂以不廣。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請徵之經。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義也。器非求舊惟新。尚書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爲大。禮義也。溫故知新。劉楚楨論語正義。引漢書成帝紀詔曰。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孔沖遠禮記敘博物通人溫故知新爲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義也。時措之宜。中庸義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請徵之史。封建變郡縣。辟舉變科目。府兵變召募。車戰變步騎。租庸調變兩稅。歸餘變活閏。篆籀變隸楷。竹帛變雕版。籩豆變陶器。粟布變銀錢。何一是三代之舊乎。歷代變法最著者四事。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邊以安。北魏孝文帝變法尚文明。魏國以治。此變而得者也。若武靈之不終。以斃幸。魏之不永。以子孫不肖。與變法無涉。商鞅變法癈孝弟仁義。秦先強而後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剝民。宋因以

致亂此變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殘酷剝民非不可變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養民兩事爲先務請徵之）

本朝關外用騎射討三藩用南懷仁大礮乾隆中葉科場表判改五策歲貢以外增優貢拔貢嘉慶以後綠營之外創募勇咸豐軍興以後關稅之外抽釐金同治以後長江設水師新疆吉林改郡縣變者多矣卽如輪船電綫創設之始訾議繁興此時若欲癈之有不擾臂而爭者乎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一爲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爲苟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餘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計皆有不便故藉書生泥古之談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癈弛欺飾而一無所爲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爲苛求之談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顧其私故止爲身謀而無進境製造各局出洋各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遊歷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製造局是也此先後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談不推原於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費之不充

不失。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

兩湖書院刊印

講求之不力。而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鴞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學堂甫造。而責其成材。鑛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人無定志。事急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癈。一埋一揖。豈有成功哉。雖然。吾嘗以儒者之論折衷之矣。呂伯恭曰。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不能變不美之質。此變法而無誠之藥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將因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變法而悖道之藥也。由呂之說。則變而有功。由曾之說。則變而無弊。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若并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

變科舉第八

朱子嘗稱述當時論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復須罷三十年科舉以爲極好痛哉斯言也中國仕宦出於科舉雖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權者必於科舉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僥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錢曉徵語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文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

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爲國家扶危禦侮者。於是

詔設學堂以造明習時務之人才。又開特科以蒐羅之。夫學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爲也。其來者必白屋鈍士。資稟凡下。不能爲時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舉而已。即有特科之設。然廿年一舉。爲時過遠。豈能坐待。則仍爲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時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齊衣敗紫。晉曳苴履。趙文王好劍而士死於相擊。越句踐好勇而士死於焚舟。從上所好也。兩漢經學。實祿利之途。歐之使鄉會試仍取決於時文。京朝官仍絜長於小楷。名位取舍。惟在於斯。則雖曰

討國人而申儆之。告以禍至無日。戒以識時務。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闇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或曰。若變科舉。癈時文。則人不讀五經四書可乎。於是有獻學校貢舉私議者曰。變科舉者。非癈四書文也。不專重時文。不講詩賦小楷之謂也。竊謂今日科舉之制。宜存其大體而斟酌修改之。昔歐陽文忠知諫院時。惡當時舉人鄙惡剽盜全不曉事之弊。嘗疏請改爲三場分試隨場而去之法。每場皆有去留。頭場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論合格者試三場。其大要曰。鄙惡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勞昏。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其說頗切於今日之情

事。歐公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猶今之欲以中西經濟救時文也。今宜略師其意。擬將今日三場先後之序互易之。而又層遞取之。大率如府縣考覆試之法。第一場試以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五道。此爲中學經濟。假如一省中額八十名者。頭場取八百名。額四十名者。頭場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額。即先發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二場。二場試以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類。此爲西學經濟。其雖解西法。而支離狂怪顯悖聖教者。斥不取。中額八十名者。二場取二百四十名。額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額。再發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三場。三場試四書文兩篇。五經文一篇。四書題禁纖巧者。合校三場均優者。始中式發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今明習內政者也。然恐其明於治內而闇於治外。於是更以西政西藝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達時務研求新學者也。然又恐其學雖博。才雖通。而理解未純。趣向未正。於是更以四書文五經文考之。其三場可觀而中式者。必其宗法聖賢。見理純正者也。大抵首場先取博學。二場於博學中求通才。三場於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後約。先粗後精。既無迂闇庸陋之才。亦無偏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義。

較之偏重首場所得多矣且分場發榜下第者先歸二三場卷數愈少校閱亦易寒士無久羈之苦謄錄無卷多謬誤之弊主司無竭蹶草率之虞一舉三善人才必多而箸重尤在末場猶之府縣試皆憑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見四書五經之尊哉惟科舉必以生員爲基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歲科考例先試經古一場即專以史論時務策兩門發題生員歲考正場原係一四書文一經文生員科考正場原係一四書文一經文亦照歲考例改爲經文以免荒經之弊童試一切照生員惟將正場第二篇四書文改爲經文而已蓋生童考試舊章正與今日所擬科舉之法相類二十年來經古場久已列算學一門是尤不勞而理者也難者曰主司不能盡通新學將如之何曰應試難試官易近年來上海編纂中外政學藝學之書不下二十種閘中例准調書據書考校何難之有且房官中通曉時務者尚多總裁主考惟司覆閱何難之有至外省主考學政年力多强詔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講求時務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餘鄉會試之外惟殿試臨軒發策典禮至重自不可癈然可即據以爲授職之等差朝考似爲可省及通籍以後無論翰苑部曹一應職官皆以講求政治爲主凡考試文藝小楷之事斷斷必宜停免惟當考其職業以爲進退則已仕之人才不

兩湖書院刊印

致以雕蟲小技困之於老死矣。難者曰。本朝名臣。出於科舉者多矣。安見時文之無益。不知登進限於一途。則英雄不能不歸於一轂。此乃人才之亦能爲時文。非時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諸名臣之學識閱歷。率皆自通籍以後。始能大進。然則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銷磨於應舉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專以八比詩賦爲去取。所得杜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竊謂議者之說。意救時而事易行。實本明旨。特科歲舉。講求經濟之意而推闡之。因存其說於此。并將朱子論科舉之弊。及歐公論三場以漸去留之疏。節錄於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賢人君子。憂國勢人才之不振。疾

官人選舉之無方。其謀慮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悟焉。

東塾讀書記引朱子論科舉

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爲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

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作起一箇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作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字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作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同上）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爲何如耳

節錄歐陽公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慶歷四年）

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理當變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變法之利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歐公

時之不專重詩賦意與今日不專重時文同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而去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進考者不至疲勞請覽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顚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雷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太濫益其節鈔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農工商學第九

石田千里。謂之無地。愚民百萬。謂之無民。（韓詩外傳語。）不講農工商之學。則中國地雖廣。民雖衆。終無解於土滿人滿之譏矣。

勸農之要如何。曰講化學。田穀之外。林木果實。一切種植。畜牧養魚。皆農屬也。生齒繁。百物貴。僅樹五穀。利薄不足以爲養。故昔之農患惰。今之農患拙。惰則人有遺力。所遺者一二。拙則地有遺利。所遺者七八。欲盡地利。必自講化學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實爲農家古義。養土膏。辨穀種。儲肥料。蕾水澤。引陽光。無一不需化學。又須精造農具。凡取水。殺蟲。耕耘。磨礱。或用風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

收則又兼機器之學。西人謂一畝之地。種植最優之利。可養三人。若中國一畝所產。能養一人。亦可謂至富矣。然化學非農夫所能解。機器非農家所能辦。宜設農務學堂。外縣士人。各考其鄉之物產。以告於學堂。堂中爲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縣鄉紳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試辦以爲之倡。行而有效。民自從之。（上海農學報。多采西書。甚有新理新法。講農政者宜閱之）昔者英息茶之仰給於華也。印度錫蘭講求種茶。無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銷路僅恃俄商。大率俄銷十之八。英美銷其一二。緣茶中含有一質。蹙而兼香。西人名曰膽念。印茶惟膽念較華茶略少。故俄尚食華茶。若再數年。印茶日精。恐華茶無人過問矣。此茶戶種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機器。烘焙無法之弊也。

光緒二十年。湖北湖南兩省合力。以官款買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運赴俄境自銷之。西路水運。銷阿疊薩。託出使俾許大臣。交俄行幣售。東路陸運。銷恰克圖。託俄商奈威羅福代售。除茶價運費關稅外。西路贏餘。得息五分。東路贏餘。得息一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絲之爲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彼其利必更饒。餘可知也。

西洋各國。用華絲者十之六。三年以內。日本絲銷十之六。意國絲十之三。華絲僅十之一。且本貴則價難減。價昂則銷愈滯。此由養蠶者不察病蠶。售繭者多攙壞繭。繭耗既多。成本自貴之弊也。外國種棉。分燥土溼土兩種。長莖宜溼地。短莖宜燥地。種植疏闊。故結實肥大。種子三粒爲一窠。長至四五寸。窠相距。橫三尺三寸。縱一尺三寸。洋布洋紗。爲洋貨入口第一大宗。歲計價

兩湖書院刊印

四千餘萬兩。自湖北設織布局以來。每年漢口一口進口洋布。已較往年少來十四萬匹。特是洋紗最精。有至四十號者。而華棉絨短紗粗。以機器紡之。僅能紡至二十號紗止。以故不能與洋紗洋布敵。購洋棉子種之多不蕃茂。此由農夫見小。種棉過密。又不分燥溼之弊也。麻爲物賤。南北各省皆產。然僅供緝繩作袋之用。川粵江西。僅能織夏布耳。西人運之出洋。攙以棉則織成苧布。攙以絲則織爲紬緞。其利數倍。此由漚浸無術。不能去麻膠。又無攙絲之法之弊也。（湖北現設製麻局於省城外。以西法爲之。絲茶棉麻四事。皆中國農家物產之大宗也。今其利盡爲他人所奪。或雖有其貨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視內灌。愚懦甚矣。惟種稻。西人謂土地每年宜換種一物。則其所吸之地質不同。而其根葉壞爛入土者。其性各別。又可以補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爲精微。此亦簡顯易行者也。工學之要如何。曰教工師。工師農商之樞紐也。內興農利。外增商業。皆非工不爲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師。專以講明機器學理化學爲事。悟新理。變新式。非讀書士人不能爲。所謂智者創物也。一曰匠首。習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運。所謂巧者述之也。中國局廠良匠多有通曉機器者。然不明化學算學。故物料不美。不曉其源。機器不合。

不通其變。且自祕其技。不肯傳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眾生事爲得計。此王制所謂執技事上。不與士齒者耳。今欲教工師。或遣人赴洋廠學習。或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名曰工學生。將來學成後。名曰工學人員。使之轉教匠首。更宜設勸工場。凡衝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陳列於中。以待四方估客之來觀。第其高下。察其好惡。巧者多銷。拙者見絀。此亦勸百工之要術也。商學之要如何。曰通工藝。夫精會計。權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國工商兩業。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後商有販運。是工爲體。商爲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於商術者。則商先謀之。工後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貨易銷。何物宜變新式。何法可輕成本。何國喜用何物。何術可與他國爭勝。然後命工師。思新法。創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爲主。工爲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環無端。中國之商。惟聽其自然而已。所冀者億中之利。如博塞求贏。但憑時運。所分者坐賈之餘。如刮毛龜背。雖得不多。雖有積貨如阜。日贏千金。猶爲西商役也。至勸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譯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華商集股。設有欺騙有司罕爲究追。故集股難。西國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雖敝。然仍是芽嫩無塵者。價高而速售。徽溼攙雜者。樣盤抵換者。價虧而難銷。若不求自治之方。

兩湖書院刊印

而欲設總行以爲合羣持價之計。西商固必不聽。羣販亦必不從。一曰遊歷。各省宜設商會。上海設一總商會。會中自舉數人出洋遊歷。察其市情貨式。隨時電告。以爲製造販運之衡。此較設外洋公司爲易。夫學問之要。無過閱歷。各國口岸。即商務之大學堂也。大抵農工商三事。互相表裏。互相鉤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蘗蘖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爲國矣。至如駝羊之毛。雞鴨之羽。皆棄材也。馬牛之皮革。皆賤貨也。西商掏載而去。製造而來。價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門德士華名紅毛泥）火埠（以中國觀音土和埠屑燒成之）火柴。火油。洋鐘。洋紙。洋蠟。洋鎖。洋鍼。洋釘。質賤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給外人。而歲耗無算矣。然而以上諸事。非士紳講之。官吏勸之不可。苟卿盛稱儒效。而謂儒不能知農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烏覩所謂效哉。

兵學第十

或曰兵必須學論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諸葛忠武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學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無法無教也此皆聖賢名將之說也何道之從曰吾將以四說通之蓋兵學之精至今日西國而極有械不利利械不習與無手同工作不嫻橋道不便輜重不備與無足同地理不熟測量不準偵探不明與無耳目同聚千萬無手無足無耳目之人烏得爲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戰之具範之以不敗之法既成爲兵矣而後可以施方略

言運用至於方略運用豈必西法亦豈必古法哉漢藝文志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西人兵學惟陰陽不用餘皆兼之槍礮雷電鐵路礮臺濠壘橋道技巧也地圖測算形勢也至攻守謀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藝多條理繁細故權謀一端亦較中法爲密陸軍之別有五曰步隊馬隊礮隊工輜重隊工輜兩隊皆兼有步隊之所能每一軍皆兼有之如四體具而後爲人工隊主營壘橋道之事輜重隊主械藥衣糧之事西法以步隊礮隊爲最重馬隊止爲包抄及偵探之用工輜二隊古人所略緣火器猛烈或大隊相持或偵探扼守必須掘地營開濠塹頃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須應時可渡故立工

隊今日用快槍快礮所需彈藥過多一裝五子十子連珠而子式彈藥相連一分鐘可放數十出者爲快礮礮子如槍隊分爲數起層遞轉運故進不誤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訓言將以五官爲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軍者也一曰候之官偵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卽工程隊之官也一曰輿之官卽輜重隊之官也其一闕其說輿之官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輿之官也往年遼東之戰多因無此隊之爲累矣臨戰之善有三一未戰先繪圖欲與敵國有戰事先於一兩年前詳繪敵境地圖一馬隊充偵探偵探必以馬隊分途四出更番歸報一前敵有軍醫隨在陣後藥物皆具西法有軍樂隊以作戰士之氣今姑從緩一卹兵之善有四一饟厚一將不發饟別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爲供備一陣亡者卹其家終身教武備學生之法有三曰學堂曰操場曰野操學堂講軍

兩湖書院刊印

械理法。地理測繪。戰守機宜。古來戰事。操場習體操隊伍。火器。野操習分合攻守偵探。（或於山阜。或於溪谷。或於平地。作兩軍對敵狀。惟將所指揮。無定式。）不僅在校場排演舊陣也。將領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戰圖。兵棋者。取地圖詳繪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書馬步各隊。將校環坐。各抒所見。商搉攻守進退之法。戰圖者。取西國古來大戰事諸圖。推究其勝敗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場。遲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卽有學堂。（若綠營把總外委額外。勇營哨官哨長。皆爲弁。）步隊輜重隊弁十四月。馬隊弁十六月。礮隊工隊弁十八月。均兼隨營操演。（其十四歲以前。例入之小學堂。不在此數。）教將官者。學堂五年。隨營操演二年。（若綠營千總以上至副將。勇營管帶以上至分統。皆爲官。以下爲弁。）再入大學堂二年。（若提鎭及大統領。）凡爲將官者。雖爲官仍不廢學。以時受教於本管之將領。必至大將。乃不受學。初入學堂者。年無過二十歲。總之。略於教兵。詳於教將。此其要旨也。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此其通例也。水師之別有二。曰管輪。曰駕駛。管輪主輪機測量。駕駛主槍礮攻戰。先教之於學堂。大率五年。復教之於練船。游歷各國海口。習風濤。測海道。觀戰事。大率三年。其事較陸軍爲尤精。（將領之外。又有關涉軍事最要之官兩項。一曰參謀官。主謀畫。調度考地理。審敵情。國君之參謀若宋之樞密。明之本兵。將帥之參謀若今之營務處。而較尊。一曰會計官。主一軍械物衣糧車馬。何物用汽車一

車裝若干。何物用馬。一馬馱若干。何物用馬車。一車裝若干。皆豫算於平時。若今之糧臺兩項官皆出於學堂參謀尤重今日固有營務處糧臺但無豫爲此學者耳。兵之等差有三。在營者爲常備兵之三年。卽遣之歸。名爲豫備兵。不給饟。每年調集一操。酌予獎賞。又三年。則罷爲後備兵。有大戰事。常備不足。則以豫備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備之退爲豫備兵者。約三之一。補新兵亦三之一。新舊遞蛻。換行之二十年。則舉國之人無不習戰者。用饟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氣常新。其法創始於歐洲大戰動輒用兵二三十萬故兵須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國重武。其民以充兵爲榮。爲國家效力計。不爲一身餬口計。華兵以人伍爲生計故疲老多而裁汰難且工商多。閒民少。其兵皆有技能。軍籍旣脫。仍有執業。故可行也。中國若仿爲之。則惟有於三年學成之兵。發給憑照。退爲豫備兵。遣歸本籍。酌給半饟。以供本縣緝捕之用。改業遠出者。不給饟。三年以後。亦照西法退爲後備。有事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將士之本務有二曰知忠愛。曰厲廉恥。西洋將官教武備學生之言曰。汝等須先知自己是中國人。將來學成專爲報效國家。若臨戰無勇。乃國家之恥。一身之恥。若無此心。雖練成與西兵一律之才能。亦無用也。云云。西人武備書所言。意與此略同。東洋將領入給官書一卷。佩之於身。有來湖北者。取視其本。所載皆中國古來忠義文字。如出師表正氣歌之類。所以將士皆能知忠愛厲廉恥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國君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相贈以武將之衔。臨戰之創傷。后親有備戰歿之家屬有養。兵之死亡。君親弔之。兵之創傷。后親

療之故將之尊貴過於文臣兵之自愛過於齊民強國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練兵爲第一大事然不教之於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之於外洋藝雖精習不化也在上無發憤求戰之心以倡導之兵雖可用將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孫吳韓岳戚近今之江塔羅李多與西人戰能勝否乎曰能亦學西法否乎曰必學夫師出以律聖之明訓也知己知彼軍之善經也後起者勝古今之通義也兵事爲儒學之至精胡文忠閱歷有得之格言也（孫子火攻篇卽西法先導謀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爭天下之交養天下之權皆西國兵爭要義吳子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與西法行軍修路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與西法學堂重在教將領合畫騎之對與西法養馬合）知忠愛

廉恥則必學其不學者必其不知忠愛廉恥者也使諸名將生今之世必早已習其器曉其法參以中國之情勢卽非仿行亦必暗合卽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義之氣運以奇正之略奚爲而不可勝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癈弛而藉口於漢家自有制度亦多見其無效忠死國之誠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東洋西洋大略皆同蓋由推求精善故各國有則效而無改易之者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況不習兵而又不視成事豈不殆哉

礦學第十一

礦學者兼地學化學工程學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難夫以渾渾土石略見苗引而欲測其礦質之優劣礦層之厚薄礦脈之橫斜施工之難易是何異見垣一方人之神術矣西國礦師之精者聲價極重不肯來華其來者中下駟而已方今興利之法誠無急於此者然華商既無數百萬之鉅貲（礦之易開者一礦亦須數十萬）又無數十年之礦學但憑西師一言豈能驟集巨股且無論何礦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層資費耗盡亦必中作而輟若略備微資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癈然而返是礦利終不可興也是惟有先講實

兩湖書院刊印

學。緩求速效之一法。今山東之鑛。已爲他人所籠。山西之鑛。亦爲西商所覬。若東三省之金。湖南四川雲南。以及川滇邊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爲豐饒。他省亦尚不少。有鑛之省。宜由紳商公議。立一鑛學會。籌集資斧。公舉數人出洋。赴鑛學堂學習。數年學成回華。再議開采。察鑛之質性。而後購機。水有開通運道之法。陸有接通大小鐵路之法。而後采鑛。能不用西師固善。卽仍用西師。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爲所欺。如是則得尺得寸。不等於象罔求珠矣。竊謂今日萬事根本。惟在於煤。故煤鑛較他鑛尤急。而鬨煤尤非鑿井深入不爲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質必較多。其磺氣必較重。其煤質必不甚堅結。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積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氣閉。或地火發。是四者皆足以壞井。卽使淺嘗可得佳煤。而所得無多。其井已廢。數月必棄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動。雖鑿徧九州之山。而斷不能得一可用之煤鑛。鍋爐氣機。正用煙煤。白煤若煉焦炭。非西爐西法所煉。能精。此又煤鑛之相因遞及者。嘗考英國之富。以煤鑛興。故西人謂煤鑛之利國利民。實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則孰能代之。煤源一斷。機器立停。百舉俱廢。雖有富強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諸事。皆以先學藝後舉事爲要義。學將而後練兵。學水師而後購艦。學工師而後製造。

南湖書院刊印

學鑛師而後開鑛。其始似遲。其後轉速。其費亦必省。或曰。必待學成而後開鑛。如時迫效遠何。無已。則有一變通之策焉。就本省內擇取一鑛。募西人之曾辦鑛廠確有閱歷者與議包辦。一切用人購器。聽其主持。不掣其肘。約定出鑛後優給餘利。限滿而不得鑛有罰。卽於局內設鑛學堂。鑛成獲利以後。我之學生及委員工匠。皆已學成。此藉鑛山爲鑛學堂之法也。（但須嚴定限制。此開此處。若全省包辦。則其害甚大。不可行。）記曰。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若人無湛深之思。專壹之志。而欲乞靈富媼。安坐指揮以儌大利。蓋不可得之數矣。

更有一策。與西人合本開采。本息按股勻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過半。尤爲簡易無弊。較之全爲西人所據及閡佳鑛而不能開者。不遠勝乎。此策在前三年。則必梗於時議。此時或可行矣。

鐵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開士農工商兵五學之門者乎曰有鐵路是已士之利在廣見聞農之利在暢地產工之利在用機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運費兵之利在速徵調具糧械三代以道路爲大政見於周禮月令左傳國語諸書西法富强尤根於此中國道路之政久已不講山行則犖确澤行則泥淖城市蕪雜鄉僻阻絕以故人憚於出鄉物艱於致遠士有鐵路則遊歷易往師友易來農有鐵路則土苴糞壤皆無棄物商有鐵路則急需者應期重滯者無阻工有鐵路則機器無不到鑛產無不出煤炭無不敷兵有鐵路則養三十萬精兵可以

縱橫戰守於四海。凡此五學。總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曠。民不勞。時不失。一日開風氣。凡從前一切頹惰之習。自然振起。迂謬耳食之論。自然消釋。泯絕而不作。至於吏治不壅。民隱不遏。驛使不羈。差徭不擾。災歉不憂。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萬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氣脈暢通而後有運動。耳目聰明而後有知覺。心知靈通而後有謀慮。耳目者。外國報也。心知者。學堂也。氣脈者。鐵路也。若鐵路不成。五學之開。未有日也。至鐵路所不到之處。則先多修馬路及行手車之小鐵路。阜民儉政。亦其次矣。綜觀東西洋各國。自三十年來。無不以鐵路爲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網。大國有鐵路數十萬里。小國有鐵路二三萬里。（東西洋各國公設有鐵路會考求鐵路利病新法。三年一舉。）今中國幹路北起盧溝。南達廣州。已歸總公司建造。以後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須抵押。獨修鐵路一事。借款卽以此路作抵。無須他物。商爲之則利在商。國爲之則利在國。況方今東海之權。我已與西洋諸國共之。門戶阻塞。如鯁在喉。若內無鐵路。則五方隔絕。坐受束縛。人游行於海上。我痿痹於室中。中華豈尚有生機乎。昔魏太武譏劉宋爲無足之國。以此較兩國勝負之數。謂北朝多馬。南朝無馬也。若今日時勢。海無兵輪。陸無

兩湖書院刊印

鐵路則亦無足之國而已及今圖之爲時已晚若再因循顧慮恐盡爲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易傳言通者數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謂通難爲淺見寡聞道是謂不通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警若不通其意則舊學惡新學姑以爲不得已而用之新學輕舊學姑以爲猝不能盡廢而存之終古枘鑿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已矣

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絕不相涉譯西書者借其字耳周禮土化之法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也周禮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農學之義也禮運貨惡弃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鑛之義也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國專設樹

林部之義也。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夫不以商足財。而以工足財。是講工藝暢士貨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鄉而必居肆。意與管子處工就官府同。是勸工場之義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觀新物。是博物院賽珍會之義也。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說也。大學。生財大道。爲之者疾。論語。敏則有功。然則工商之業。百官之政。軍旅之事。必貴神速。不貴遲鈍可知。是工宜機器。行宜鐵路之義也。周禮。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學之義。亦即出口貨無

稅。進口貨有稅。及進口稅隨時輕重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司馬法。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與西人交戰時有醫家紅十字會同。）漢書藝文志。謂九流百家之學。皆出於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專門學堂之義也。左傳。仲尼見鄭子而學焉。是赴外國遊學之義也。內則。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聘義。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禮。是體操之義也。學記。不敩其藝。（從鄭注。）不能樂學。是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之義也。呂刑。簡孚有衆。維貌有稽。（貌說文作緢。細也。）王制。疑獄汜與衆共之。是訟獄憑中證之義也。周禮。外朝詢衆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下

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謗商旅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凡此皆聖經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傅會者皆置不論若謂神氣風霆爲電學合萬物而化光爲光學之類然謂聖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昔孔子有言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此二語乃春秋以前相傳之古說列子述化人以穆王遠遊西域漸通也鄒衍談赤縣以居臨東海商舶所傳也故埃及之古刻類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華人然則中土之學術政教東漸西被蓋在三代之時不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後西漢甘英之通西海東漢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騰竺之東來法顯輩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師子國有晉白團扇中西僧徒水陸商賈來往愈數聲教愈通先化佛國次被歐洲次第顯然不可誣也然而學術治理或推而愈精或變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開以後心理同而後起勝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處且必有軼過前人之處即以中土才藝論之算數歷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於古日食有定自晉人已推得之謂聖人所創可也謂中土今日之工藝不勝於唐虞三代不可也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洩萬世

兩湖書院刊印

之變。聖人不能豫知。然則西政西學。果其有益於中國。無損於聖教者。雖於古無徵。爲之固亦不嫌。況揆之經典。灼然可據者哉。今惡西法者。見六經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如詆洋操爲非。而不能用古法練必勝之兵。詆鐵艦爲費。而不能用民船爲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經典所言而傅會之。以爲此皆中學所已有。如但詡借根方爲東來法。而不習算學。但矜火器爲元太祖征西域所遺。而不講製造槍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爭勝。不求實事。溺於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學而糅雜之。以爲中西無別。如謂春秋卽是公法孔教合於耶蘇。是自擾也。自擾者。令人眩惑狂易。喪其所守。綜此三蔽。皆由不觀其通。不通之害。口說紛呶。務言而不務行。論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爲德。以尊主庇民爲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爲聖人之徒也。如其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顛隮。聖教滅絕。則雖弟佗其冠。神禫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兩湖書院刊印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於國家猶氣之於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氣故內經以肝爲將軍之官人未有無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計之士覩時勢之日棘慨戰守之無具於是創議入西國弭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此尤無聊而召侮者也向戍弭兵子罕責其以誣道蔽諸侯況今之環球諸強國誰能誣之誰能蔽之奧國之立弭兵會有年矣始則俄攻土耳其未幾而德攻阿洲未幾而英攻埃及未幾而英攻西藏未幾而法攻馬達加斯加未幾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幾而土耳其攻希臘未聞奧會中有起而爲魯連子者也德遂以兵占

我膠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順矣。廿年以來。但聞此國增兵船。彼國籌新餉。爭雄爭長。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強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則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爲萬國笑乎。誦孝經以散黃巾。黃巾不聽。舉騶虞幡以解鬬。鬬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練兵。海有戰艦五十艘。陸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礮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敗約者。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閒。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若弭兵之議一倡。則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會之成。更不復有憂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各省寥寥數軍。裁者不復存者不練。器械朽敗。臺壘空虛。文酣武嬉。吏貪民困。忠諫不入。賢才不求。言官結舌。人才消沮。諸國見我之昏愚如此。無志如此。於是一舉而分裂之。是適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勞矣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說者。謂公法爲可恃。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於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曰。力鈞角勇。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卽如進口稅主人爲政。中國不然也。寓

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哉。知弭兵之爲笑柄。悟公法之爲讋言。舍求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異教相攻。自周秦之閒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莊道也。而與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與他儒家相攻。唐則儒釋相攻。後魏北宋則老釋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爭盛衰。（歐洲因爭新教舊教。連兵相殺數十年。乃教士各爭權勢。藉以爲亂。非爭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議議之者。然則此時爲聖人之徒者。恐聖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爭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布滿中國。傳教既爲條約所准行。而焚毀教堂。又爲

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士但當砥厲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強之要術國勢日強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爲害如仍頹癈自甘於孔孟之學術政術不能實踐力行學識不足以濟世用才略不足以張國威而徒詬厲以求勝則何益矣豈惟無益學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會匪游民藉端攘奪無故釁衅上貽君父之憂下召憑陵之禍豈志士仁人所忍爲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見聞漸狎中西之町畦漸化若游歷內地愚夫小兒見西國衣冠者則呼譟以隨之擲石歐擊以逐之一鬨而起莫知其端并不問其爲教士非教士歐洲人美洲人也夫無故而詬擊則無禮西人非一或稅關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歷或傳教茫然不辨一概憤疾則不明詔旨不奉則不法以數百人擊一二人則不武怯於公戰勇於私鬬則不知恥於是外國動謂中國無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於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之事謂取人目睛以合藥物以造鐳水以點鉛而成銀此皆譌謬相沿決不可信光緒十七年宜昌教案先閧傳搜獲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無目者百口一辭及委員往會同府縣一一驗視則皆無影響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內癟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傷羣疑始釋又如光緒二十二年

江陰教堂之案。乃係劣生向教堂索詐。埋死孩以圖栽誣。城鄉周知。其人當即服罪訊結。此皆近事之可憑者。試思西教創立千餘年。流行地球數十國。其新教舊教。爭權攻擊。則多有之矣。從無以殘忍之事爲口實者。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已盡爲教堂殘毀。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千餘年中之藥物鏹水銀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鏹水所來之銀條。一日之內。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教堂。又安得日斃數千萬之教民。日抉數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語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薦紳先生。縫掖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愼勿以不智爲海外之人所竊笑也。